



隆按竇田灌三傳並本史記文而稍刪之篇雖分而體實合總以結賓客相傾一節為綱領茅坤曰太史公三人為一傳而班掾則益之以韓長孺為四人傳語脉甚串陸按田竇灌三人於執而為酒狂者也韓長孺傳梁王議伐匈奴謙言持國是非三人儔者也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二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

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喜賓客。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

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

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上未立太子。

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驪。嬰引卮酒

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

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白

也。薄之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孝

隆按太后亦慙與上太后由此憎嬰句相應

王楙曰自嬰守榮陽至南山下一段史記兩用嬰字六用魏其字兩用魏其字又史記三用孝景字漢書盡去之文不滿百字

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

姓親也。諸竇總謂帝外家也。以吳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為將也。召入見。固讓謝稱

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

可以讓邪？」迺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盎樂

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廡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

軍士過輒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謂裁量而用之也。

金無入家者。嬰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

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

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姬之子。故曰栗太子。以嬰為

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

下。師古曰屏隱也。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

迺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

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

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閒，處猶言私處也。祇加懟

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祇適也。對懟，怨怒也。祇，音支。其字從衣，懟音直，類反。有如兩

宮，與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與，怒貌也。音赫。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

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迺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

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

者？」師古曰愛，酒惜也。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

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兼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

而漢書削去三十餘字不嫌于簡此減字法也。隆按曰嬰薄其官曰擁病不足任曰謝病屏居是景帝所謂沾沾自喜多易也。

隆按史記豈以臣有愛不相魏其此去不字增者字於文更順

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為大將

軍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

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師古曰。同子禮若已所生。

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

二十九篇。書盤孟中。所以為法戒也。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

者。也。晉灼曰。秦藝文志。孟說是也。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

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

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以傾諸將

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勝之也。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策。如淳曰。多薦名

隆按蚡傳首次嬰方盛蚡侍酒嬰所一段為下傳起釁張本又按史記子姪漢書作子姪於義雖通終是誤字

隆按欲以傾諸將猶是一篇注子兩人之黨根于此

士名士得進為帝畫計策也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

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

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

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

風上。於是廼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乎。

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

然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不嫉惡人。不能令其怨也。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

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

轉車轂之為也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

隆按毀日至竇太后應前今以毀去

隆按士吏趨諛利者皆去嬰蚡蚡與上節諸將相句相顧

關禁也索隱謂以禮為服制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以興太平

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為列侯列

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

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

以竇太后滋不說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

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

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

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

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

教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六年竇太后崩丞

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為丞相

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

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

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

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方久故云富於春秋也蚡以肺附為相

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痛折節

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以尊貴當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

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

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

隆按所言皆聽應前事多效

李德裕曰帝王與群臣言不在

援引古今以飾
雄辨性在簡而
當理如田蚡請
考工地益宅武
帝曰何不遂取
武庫此謂簡而
當理是使姦臣
奪心邪人破膽
矣

隆按益疏不用
與諸公稍自引
而急驚一一與
蚡相及應
又按厚遇夫句
伏後救夫案且
懸厲下傳

庫是後廼退

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

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

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

驕治宅甲諸第

膏腴

鐘鼓立曲旃

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疏不用無教諸公稍自引而怠驚

唯灌夫獨否故嬰

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隆按常當作嘗
字疑誤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舍

人得幸因進之

為灌孟

尉

與父俱

不得志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

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

頭以報父仇

士所善願從數十人

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

隆按漢字當作
軍字此時天下
一統何須以漢
字別之

王整曰馮夫孝
勇處精神百倍

也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亡其奴獨與

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

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創少瘳師古曰瘳差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

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

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適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

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夫夫為郎中將

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

相武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

兵又勁故徙夫為淮陽太守人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

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

隆按夫已瀆于死矣而請復往者孝勇憤激使然非不知量也

劉敞曰當云中郎將

隆按自長樂衛尉至此多之

為一段叙夫性氣伏後飲酒相爭案

夫醉搏甫師古曰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去

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

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已之右欲

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

也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下輩下等之人也母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

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

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

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波池田園宗族

賓客為權利師古曰波讀曰波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

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夫家居卿

隆按自夫家居至相知之晚為

一段叙兩人相
結伏後相救案
又按賓客益衰
與上賓客日數
十百人相友應
又按生平慕之
後棄之者暗與
前傳藉福所言
善人譽君惡人
亦且毀君一段
相應
茅坤曰交深者
寡必伏

相待中賓客益衰

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待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

也及賓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

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

也師古曰孟說近之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平生

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夫亦得嬰通列

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

而致於尊重也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

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吾

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

臨況魏其侯師古曰夫安敢以服為解師古曰解謂

隆按此段三用
服字三用且字
四用往字兩用
忘字歷歷照應
極力摹寫

言分請語魏其具師古曰具將軍旦日蚤臨蚡許諾

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夜洒掃帳具

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

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曰不迺

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

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

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

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

曰屬付也猶今蚡不起夫徒坐語侵之師古曰徒坐

之舞訖相勸也也謂移就其坐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

隆按始而不懌
已而益怒至是
語侵之蚡雖極
驩而去然已心
恨之此禍所由
起也

隆按三怒字相應

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曰。師古曰謾猶詭也。詐為好言也。謾音莫連反。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

茅坤曰。織悉詳。次如畫。所以摹寫兩相睚眦之始末。

劉放曰。夫謂蚡所以不能滿觴。由其貴人也。然當畢之。

隆按無所發怒。與上文夫怒相顧。

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嗜強笑也。音許其反。時蚡不肯。曰。不為。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耳小語也。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女曹兒。咕囁。

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也。咭音昌。涉反。聒音人。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

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

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林曰不為李將軍除道地邪。夫曰。今日斬頭宄

匈。何知程李音灼曰斬頭見。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

人也。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稍稍去。嬰去戲夫師古曰

今出也。漢書多以戲為摩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

令騎留夫師古曰騎謂。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

項令謝師古曰使。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

而令收縛夫也。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召長史曰。今

日召宗室有詔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劾灌夫罵

坐不敬師古曰於大坐。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

遂其前事師古曰。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

得弃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

夫請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蚡吏皆為耳目

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

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迂師古

逆迂也。寧可救耶。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

恨師古曰言不。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

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立召入具告

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立召入具告

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立召入具告

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立召入具告

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不令家。立召入具告

隆按夫以擊不
得言蚡陰事矣
嬰辨東朝廷何
以不遂指言之
觀異日帝聞淮
南事而以不及
族武安為恨則
嬰之不言是失
計也不然豈其
為救天地故不
欲盡言耶

呂祖謙曰解人
之怒須是委曲
順其意說彼不
是然後徐以言
語解之其怒方
息若他人正說
彼不是我却以
為是是激之也
因蚡正怒灌夫
而實嬰乃言夫
名冠三軍宣帝
正怒蓋寬饒而
鄭昌乃言猛獸
在山藜藿不採
故二人卒不免
死
隆按觀朝論是

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辯

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日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盛推夫

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盛毀夫

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短。蚡曰

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所好音樂狗馬田

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

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仰視天。俛畫地。張晏曰

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事也辟睨兩宮間。張晏曰占

吉凶之期也師古曰辟睨俯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

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

天下有變謂因國家變難之際得立大功也

師古曰瓚說為是。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

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

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身被數十創。名

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

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

累巨萬。橫恣潁川。較轢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轢

較音凌轢音郎擊反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師

曰披音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

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

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

英

非而當時人品優劣亦因以見

隆按叙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而不載其是與否何也

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翹蹙小之貌張晏曰僕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牝馬小稚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吾并斬若屬矣即

罷起人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以語太后

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音灼曰令我藉踏也

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嫩也且帝寧能為石

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此特帝在即

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眾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

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不

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

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

茅坤曰建言不傳大略當陽為分別而除助蚡者

隆按此下三幾字應上盛毀句

隆按蚡之於嬰也始以藉福之計讓而攘之今以安國之計讓而殺之而惜乎嬰之卒墮其計而不覺也豈其沾沾自喜多易而然歟

安國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翁言嬰無官位版綬也首鼠一前一却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秃言當其治一秃翁也師古曰是也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喜謙遜為可喜之

也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曰

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

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媿杜門齧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齧齧也音什密反

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

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

使御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所言灌夫頗

不讎音灼曰讎當也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官公卿表孝

茅坤曰予竊按
嬰豈敢矯詔哉
此必大行時喪
事亟不及隸之
尚書而後下者

陸按始曰欲死
既曰不死後竟
以飛語死大臣
死非細故也而
展轉若此傷哉

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

事而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

於上嬰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案尚

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

無此大行詔書獨滅嬰家嬰家丞封孟康曰以家丞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弃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五年十

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有劾即陽病靡不食

欲死師古曰痲風病也音肥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

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

無根而故以十二月晦論弃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至也者見春垂至恐

王維貞曰史家
記此特為擯權
殺入者戒爾

陸按上文夫持
蚡受淮南金一
節竟以繫不得
告故復為指之
于尾蓋雖下得
發其事于生前
而猶得暴其罪
于死後此史氏
微意也
又按蚡以酒故
殺實灌當時無
成案而傳終云
云一言蔽之矣
陸按安國傳本
史記文而稍刪

遇赦賸之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灼

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或言蚡號呼

謝服非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諱古呼字若謂啼為諱

服則諱音火交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

共守筓欲殺之竟死于恬嗣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

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上謂安

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

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淮南王大喜厚遺

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

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賴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

之中間增入議擊胡應否數段

隆按出入借于天子伏後安國所言出稱趨入言擊案又按案責王所為伏後安國所言言均王梁王案

說鄒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嚮，唯梁最親，為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國也而諸侯

擾亂，壹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

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

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苛細也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

見者大，故出稱趨入言警，師古曰趨止行人也警今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

儀而令云出稱趨入車旗皆帝所賜，即以媯鄙小縣

言警者互舉之耳媯音灼曰媯音折媯之媯鄧展曰媯

好也白以車服之好耀邊鄙之邑也師古曰服說晉

音是也鄙小縣言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今天下知太

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

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

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迺解。

隆拱顯結於漢
應一名由此顯
作結語
劉奉世曰蒙字
當屬下句

隆按笑曰下史
記有可溺矣三
字應前即溺之
句此冷語不可
去

劉奉世曰刺漢
諂臣在漢已立
太子之後此云
求為太子恐大
臣不聽故刺之
與諸傳不同當
是此傳誤

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

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

安國直千餘金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

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

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史缺

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

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

公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繩治治讀如

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

欲請為內史竇太后所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

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

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景帝遂

聞詭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

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

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

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

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

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

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

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

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

師古曰景帝嘗屬諸

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

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

張晏曰以

自殺也

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

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

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

今

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

師古曰誅誘也音戍

犯上禁撓明

法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

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

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

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

皆得釋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共王

承坤曰安國之

承初守矣故梁

王悟而其事釋

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

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

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

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

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

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

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

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

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

師古曰負恃也

遷徙鳥集難得而制

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

師古

王鑿曰以下次

兩相辨擊歷歷

如指掌

隆按安國反覆

辨當和親總歸

在千里而戰即

兵不獲利一句

漢書卷五十三

五

早

茅坤曰以下史記所無而漢書却增入恢與安國兩議絕佳惜也武帝已耳入聶壹之言而非心于興兵也王鑿曰固願效之即上文議舉兵擊之之計也

曰不內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於中國

執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

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

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

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

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

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

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

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况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

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

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

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以為之備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然匈

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

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

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糞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

馬示閑暇也投積其糞若營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

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

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

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

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鴈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

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

曰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

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

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

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

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

卒傷死中國構車相望師古曰構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構送致其喪載構之車相

望於道言其多也構音衛此仁人之所隱也張晏曰隱痛也臣故曰擊之

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

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

事也師古曰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

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

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

師古曰悍勇也亟急也音居力反至如焱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焱疾風也音必遙

反畜牧為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逐獸隨草居

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

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

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

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

隆侈且自三代三句本前自上古弗屬句變來以為遠方二句本前得其地二句變來匈奴輕疾以下本前負戎馬足四句變來

凌約言曰忠臣謀國往往舉秦為戒恢乃揄揚之而欲帝取法焉誤矣

四師古曰辟讀日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

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

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堯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

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

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

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

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日支

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

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師古曰舍息也故接兵覆

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方

隆按可以威服與上文以不恐之故句相顧

劉敞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

隆按安國此一辨亦只初辨意

隆按難以為功應前傷天下之功與無尺寸之功句

隆按未見深入之利與前千里爭利句相應又按恢此一辨亦只初辨意

曰反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

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

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夫盛之

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

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疾則

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

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今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

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

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

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師古曰言通美惡皆見

茅坤曰此一篇
透入武帝心
隆按誘而致之
是即可誘以利
致之之說
又按論擊之便
與不便凡六段
此以擊辨難之
體

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教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今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當是在鴈門。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所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重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

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

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豆謂留止也撓屈弱也逗又

住音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

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

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

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

所部擊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

安之字正如此其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

廼自殺安國為人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曰

取舍言可取則而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然所推舉皆

呂祖謙曰後之貪者其誅雖繁

隆按了結恢案

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

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

以為國器師古曰國器者言其器安國為御史大夫

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如淳曰為

而墮車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廼更以平

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數月瘡復為中

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

年匈奴大人邊語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

佃治田也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人上谷漁陽

徐中行曰韓長孺國器也以蹇不得拜相李廣名將也以數奇不得封侯一傳一律

如仇况能舉之乎則非特廉者不如古人貪者亦不如古人也

漢書卷五十三

廉士賢於已者

師古曰

王維植曰衛青
等有功即上文
所云破龍城也
隆按壺遂一段
史記贊語而班
氏遺入于此了
結前案

安國壁廼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人壁匈奴虜
略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
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
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
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冀得
罷歸以為幸
也廼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壺遂與太
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
方倚欲以為相會其病卒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
曰謂
馳入吳軍欲
報父讐也而各名顯並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

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蚡負責而驕溢凶德參會待
時而發師古曰二人相
遇故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
哉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擊而顛墜李奇曰
擊極也陵夷以
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
遲也言漸卑替也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
首而受其咎豈命也虜師古曰言自己
為之非由命也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二

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三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隆按先總叙十三王所由生一段為綱後又逐段分叙與高五王傳同例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

閔王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闕。師古曰闕音烏曷反程姬生

魯共王餘。江都易王非。師古曰諡法云好更故舊曰易膠西于王端。

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乖道德故以為諡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

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

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黃震曰景十三王惟河間王最賢其學甚正雖

當時士大夫亦鮮及之餘率驕恣自滅大率漢之封建非特城邑過制亦失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之意故適足以禍之耳
司馬光曰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錄則我先王之道廢微其不息者無幾矣惟獻王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為愛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三不者不出六藝不明微獻王六藝其

遂嗜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
茅坤曰河間獻王之好書有功於六藝者予嘗謂六藝至秦一大厄及河間獻王則又一解也

師古曰務得事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實每求真是也
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
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

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獻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

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

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

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

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具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

經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

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山所嚮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到反

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一本著作多

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

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

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

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儉篤敬凌下明知深

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睿深也

通也宜諡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

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十七年薨子孝王

慶嗣四十二年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

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

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

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

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

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

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

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除絕。五

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

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今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

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

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

莽時絕。

臨江哀王閔。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

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

江王。三歲坐侵廟墻地為官。師古曰墻音人緣反解在鼃錯傳上徵

祭。祭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

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

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郵都

簿責訊王。師古曰簿皆音薄。戶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

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

茅坤曰侵廟墻地均之為罪于鼃錯則景帝以其先申屠嘉之發而奏也。而不為法坐於臨江王則景帝以郵都之薄責也。而勒其自殺史稱文景之治幾致刑指誤矣。

長而傳居二王之後者以其地入于漢為南郡。

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

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

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不喜辭。為人口吃難言。二十八年薨。子

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遜與宏同。

猶言貪。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

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

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

郢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郢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王莽時絕

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

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

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

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以

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

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

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

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

子廼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

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亞室之次也。召易

邵寶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天子旌旗宜至於江都。哉非之驕奢則漢有以起之也。當是時請擊匈奴而上。或許之。有功何以加賞。有罪何以加罰。雖然。不許誠是也。曷若謹之始乎。唐順之曰叙得

極煩碎

王所愛美人淖姬等七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

音泥淖師古曰蘇說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

也妹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

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異得立其子為易王嗣具知

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音食邪反告建淫亂不

當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弃

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

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遺徵臣書曰

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誼聒之意後建使

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請問起居也太后泣謂吉歸以

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

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吾為

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

謂退弃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踏覆其

船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曰波

讀為波雷波波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

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

死師古曰不救止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

鼓師古曰入子姬妾官名也羸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

乃得衣或髡鉗以鈇杵舂師古曰鈇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

唐順之曰作見有沒句極其形容

唐順之曰四或字錯叙

隆按專為淫虐
一句括盡上文

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建

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

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

羊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

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

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

來覆我我决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建亦頗

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

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

大夫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

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
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
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珠

璣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蓀細葛也臣

璣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璣二說皆非也許慎云

荃細布也字本作綵音千全反又音于劣反蓋今南

方箭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

遺建也璣謂珠之犀甲翠羽媛能奇獸數通使往來

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

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後復謂

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
死欲為人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建時佩其父所賜

隆按壯士不坐
死前我决不
獨死句相應

隆按索得兵器
璽綬節反且應
前遂作兵器等
句

隆按了結成光
等案

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自殺。后成光等皆弃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盱侯子宮。為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盱音怡。奉易王後。莽篡國絕。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盭又陰痿。師古曰。盭。

古戾字。賊盭言其性。賊害狼戾也。痿音萎。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

年。以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

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

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張晏曰。三分之一為少半。端心愠。遂

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訾財也。府庫壞

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收。又

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

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

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

變。師古曰。究極也。疆足以距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

南

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共而心刻深。

師古曰共讀曰恭。謂便辟也。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

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

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

衣。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爲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

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

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適上書告之。及

宋祁曰當云迎至除舍

隆按以故二千石莫敢治。結應上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與二千欲治二句。

隆按所賜諸姬子與上多內寵姬子孫句相應。

汙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

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推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推者。

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權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權音角。會音工。外反。

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

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襪鬼俗也。字

或作畿。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畿。畿祥總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襪音居。衣反。好爲吏。上

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師古曰徼謂巡

察也。音工鈞反。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

師使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也。陂謂傾側也。音皮。義反。久之。太子丹與其女弟

南

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

甚眾。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推，音直佳。及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武

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

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以，師古曰：以，師古曰：以，師古曰：以。贖丹

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

慮公主。師古曰：慮，音盧。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

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

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

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

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

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

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

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

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孟康曰：今

廣平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

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

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

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死以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

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

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隆按先叙諸侯王數見侵削及揣摩諸侯王多自以侵冤之故總為下文聞樂對起案

隆按多自以侵冤收應上文大臣欲稍侵削及為臣下所侵辱二句
林希元曰此對事情激切識亦該博佳言美句

叠出如貫珠皆自胸中流出不見斧鑿痕王侯之中乃有此人物
茅坤曰中山靖王坐同姓之痛不敢訟言之特嗚咽其辭以相感諷云
唐順之曰此六朝之濫觴也
隆按中山王此對以駢儷之詞發悲憫之意魏晉以下之萌芽也然鄒陽獄中書已為之先矣劉奉世曰煦口吐沫也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

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在見殺也

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

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

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

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笞服

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

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

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索欬師古曰索重也

欬音許既反欬也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欬歎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

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

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卿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俛首雍門

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蘇林曰六

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

後高臺既已巔曲也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嘆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

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今臣心結日久每

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

微夫眾煦漂山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曰漂動也煦也音許句反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

聚蟲成雷師古曰蟲古蚊字雷古雷也音許句反又音許于反朋黨執虎十夫

撓椎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

林希元曰衆口
鑠金即上衆口
漂山等意

唐順之曰此等
文字不直叙其
情而特微統其
類詩如詩比興之
類

蔡此乃丞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

爲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衆口鑠金積

毀銷骨。師古曰解叢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

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能紛驚逢羅潏然出涕。

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臣聞白日曬光

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明月曜夜。蠹蝨宵

見。師古曰宵亦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

不見泰山。師古曰拂亦布散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

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雍讒言之徒蠹生。師古

生言衆多也道遠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

隆按葭莩之親
對肺附言鴻毛
之重對東藩稱
兄言

臣聞社鷃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鷃何則所託者然

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

兄。師古曰言於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

曰葭蘆也葭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葭莩裏之白皮也

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葭者其筍中白皮

至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羣居黨議朋友相

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擯卻謂斥退也

刃反卻音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師古

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

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

而剖其心故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

隆按具以吏所
侵聞應前多自
以侵冤句
又按省有司所
奏諸侯事與前
數奏暴其過惡
句相應

隆按詳味中山
王非趙王之所以
與趙王之所以
非中山王者而
中山王之為人
具見以故班史
載其詞作斷案

劉敞曰此倫封
唐德王廣川王
後久封廣德王
俱是平帝二年
事必有一誤

衣冠而寐曰假寐永長也疾病也言我心中憂思如
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遇首疾也
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
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省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
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
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
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有子百二
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尊代吏治事
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
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十三年薨子
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

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
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
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
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
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
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
有所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
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
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寤已之繆幸唐姬以孝景前二年

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

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柬小舉手左右失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

王鮒鮒嗣服虔曰鮒音拘師古曰鮒音附鮒音劬字或作附胸其音同耳十七年薨

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刺音來曷反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

十六家殺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弃

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減其官屬所以貶抑之三十四年薨

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

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

莽時絕

唐順之曰此直叙體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二年薨子繆王齊

嗣師古曰論法曰繆蔽仁傷善曰繆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

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

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

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

子明孟康曰彭祖子明名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

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齊誣罔大不

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

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

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

隆按不曰其以繆王子而曰其以惠王孫者以

所以不忍絕之
故以惠上云
茅坤曰按廣川
王去之罪狀又
信于易王非子
竊謂漢高帝制
度既濶不立宗
藩法故諸王狂
悖如此

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

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

長劔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

也荆卿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劔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

昭平主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

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懷中刀師古

曰襲古衣袖字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

服以鐵鍼鍼之師古曰鍼刺也鍼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劔

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

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

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獨可燔

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

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本作衣眼

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

也華盡取善繒句諸宮人師古曰句乞遺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

望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譏毀也設聞其淫我亨之

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

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

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為望卿

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

王維楨曰望卿
修成死於設聞
其淫之一言矣

隆按益不愛應
上減我愛

婦呼舅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諒信也言昔

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

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

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

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

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諸姬各持燒

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杙其陰

中師古曰杙槩也椽音竹角反杙音弋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

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

師古曰靡碎也音廢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

隆按兩曰疑有姦俱與設聞其淫句相顧王維慎曰昭信之妬去之暴望卿之冤至此極矣隆按反來畏我應上虞乃復見畏我句

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

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

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

矜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黼黻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纁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

晉說是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答問愛

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

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

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

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逆也昭信欲擅愛

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

無令出敖。師古曰敖謂遊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

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齋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

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

第鬱憂哀積。師古曰：第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

再。師古曰：崔隤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回反。隤音頽。願弃軀。死無悔。令昭信聲

鼓為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

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

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

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以為掾。師數令內

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

隆按此後字與上初字相喚應

令倡俳羸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以為樂。相彊劾繫

倡闌入殿門。如淳曰：彊相名也。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

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

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烹煮。即取他死人。與都

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也。

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

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

臚丞相。長史御史承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

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

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

許應元曰：他死人死如字都死。死字音尸通用。字也。酷吏傳何處求子死。桓東少平場。甘延壽傳。漢遣使二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皆同。則死與尸字通用。明矣。師古注皆曰死者尸也。作兩音讀。恐非。

隆按議者教語
該括一傳事實
班史載之作結
案

隆按在赦前應
前二赦字

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
亨煑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
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
惡仍重師古曰仍頻也當伏顯戮以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
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
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弃市立二十二年國除
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文素
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
畫又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

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
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瑜
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
王莽時絕奚反瑜音愈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
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
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戰守備
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寄
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
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
下有常山王云天子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
為最親其義亦同

隆接因有過即
上私作兵車錄
矢等事

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
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
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
賢立十五年薨。諡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
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
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
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
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
禁。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
愛姬生長男稅。蘇林曰音奪師古曰音他活反其字從木稅以母無寵故

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
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
后以妬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妬也媚音冒輒歸舍。醫進藥。太子

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
憲王雅不以稅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不分與財物。

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
收恤稅。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

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

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

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逮張騫也。

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也。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筓掠。

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

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

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

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

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孽庶也。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

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

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真定頃王也。子烈王偃嗣。

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二

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

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

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以聞。

太后上書。昭帝閔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也。

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

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

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

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

鳩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鳩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

沈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

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

矣。

徐中行曰。惟繫於習俗。是以驕淫失道。是以至危。亡離簡略。而意錯綜有味乎。其言之也。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三 終

